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升仙傳

### 第三十三回 月英東嶽還香願 年七見色起淫心

話說仲舉夫妻辭了於老爺，月英上轎，仲舉上馬，帶領奴僕，不一時到在草帽衢路西新宅住下。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那日到了三月二十七日，月英便道：「遇寇之時曾許下東嶽泰山進香，家神聖靈應默使人來救，夫妻始免災殃。想京中廟宇甚多，必有東嶽行宮，明日這位老爺的聖誕，我意欲前去進香以了心願，不知夫主意下如何？」仲舉一時失了主意，便道：「要進香，明日回到東嶽廟走走，一來還願，二來也看看熱鬧。」於月英聽了滿心歡喜，到了晚上夫妻各自沐浴，兩鋪安歇。次日早起，梳洗已畢，仲舉先去請了香燭元寶，僱了一頂二人小轎，把房門鎖了，托咐隔壁老者照看，打發月英上了轎，高仲舉帶領小廝丫鬟一同前去。走了多時，來至東四牌樓街上，但見那些進香的男男女女擠擁不透，仲舉與來興幫著轎子擠至廟門以前，丫鬟近前掀開轎簾，月英下來，少不得出頭露面，被人觀瞧。仲舉當先引路，挨擠了半日方進大殿，夫妻二人焚香跪拜，默祝已畢，月英轉至子孫殿前拜了金身，見那些婦女正打那神前懸掛的金錢，月英也近前去打。

忽從殿下來了一人，乃是嚴嵩的頭一個管家名叫年七，此人倚仗主子威勢無所不為，跟他的幾個小廝一齊吆喝開眾人，年七上了子孫殿的台階，不錯眼珠兒往殿上看那些打金錢的婦人，一眼瞧見了月英那一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，不由的心生一計，叫小廝拿過一吊錢來，在月英身旁把錢取下，一把往金錢上撒去，並沒打著，一連打了幾把，與那金錢竟兩不相干。

於月英那裡還在前邊打那金錢，無意之中往上擲去，那錢正中在金錢眼內，躡將過去正落在子孫娘娘懷中。年七高聲叫道：「這位娘子固是手准，也是虔心所致，日後定養個絕好的兒子。」月英聽見此言，直羞得面紅過耳，一回頭看見年七那等的輕薄體態，知非好人，忙著叫著丫鬟往外竟走。年七也隨後跟來，正要調情，忽見一人走上與這女人講話，穿帶的是秀才衣巾。年七雖有勢力，明朝秀才甚有聲價，也就不敢十分撒野，叫了一個能幹小廝附耳低言囑咐了幾句，這小廝緊跟著他夫妻二人出了廟門，看著於氏上了轎子，秀才領定丫鬟小廝一齊往西而去。年七的小廝緊緊後跟，一直到草帽衢，細細打聽明白，回至玉河橋嚴閣老新府旁邊，見了年七一一回明。

年七笑道：「我說那個婦人怎生得那樣十全，原來是個官宦小姐。」說罷從護書內取了個名帖，叫方才去的小廝雙喜道：「你拿此帖到高家，如此這般，務必把他請來。」雙喜答應一聲接了名帖，騎上一匹走騾，不多一時來至高秀才門首叫門。

高仲舉親來開門，雙喜一見便道：「我奉嚴閣老府中年七爺所差，有名帖在此，要請高相公說話。」仲舉接過名帖一看，上寫通家卷弟年拜東，問道：「這位年爺非親非故，請我有何話說？」雙喜笑道：「我家七爺是閣老府中頭一位總管人，仰高相公鴻才，有一篇祭文送你老人家去寫寫，自有重金相送，還要與相公幹辦前程。」

仲舉聽了滿心歡喜，並不去與月英商議，即騎上牲口，雙喜當先引路，不多一時來到年七門首，下了騾子，雙喜進去通報，年七迎至書房見禮坐下，茶罷，仲舉開言道：「弟乃一介寒儒，蒙賜尊召，有何見諭？」年七道：「久聞先生大才，有篇祭文是上邊相爺發下來的，煩大筆代作，所以奉請前來。」

仲舉道：「恐才淺學疏不能勝任。」年七道：「不必太謙。」遂吩咐取過文房四寶，年七從袖內取出一個底兒，仲舉接來一看，乃是與定國公的夫人上祭的祭典，看畢提起筆來用吃一頓飯時候當即作完，雙手遞與年七。年七並不識字，接來瞎看了幾句，連聲誇獎：「真是高才，上邊相爺見了，定然抬舉你個大小前程。」仲舉聽了掃地一躬，道：「全仗七爺保舉。」

年七吩咐：「看酒，與你高大爺潤筆酬勞。」小廝答應一聲，登時擺上肴饌。年七親自把盞，先敬了三杯，然後問道：「高兄仙鄉何處，昆仲幾人？」仲舉答道：「小弟祖居山東濟南府歷城縣人氏，並無手足弟兄。」年七故意點頭歎道：「高兄命孤原來與小弟相同，也是獨自一人，況且又是同鄉，若不棄嫌結為兄弟何如？」

仲舉道：「小弟寒儒，怎敢高攀。」年七道：「不必太謙，請問貴庚多少？」仲舉道：「今年二十七歲，四月初四日所生。」年七本來年長，他圖後日好見娘子，便道：「小弟也是二十七歲，四月初八日生人。」說罷即滴酒為盟結為兄弟。年七欠身道：「兄長請上，受小弟一拜。」忙跪將下去，仲舉頂禮相還，二人拜畢復入坐飲酒。

年七滿口都是患難扶持，一片義氣，還許下秋闈托付主考，必中魁元。仲舉信以為實，滿心歡喜，杯杯飲乾，吃的已有八分醉意，欠身離坐告辭。年七拿了元寶掖在仲舉腰中道：「這是與老嫂祝福的，明日小弟到府叩見仁嫂，必須要相見的。」仲舉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雙喜攔著牲口，仲舉上去一拱手去了，來到自己門前，趑趄起下了騾子，把門叫開，打發雙喜回去。來興將仲舉攙扶到家，一入臥房，不覺沉沉大醉，倒在床上酣睡如雷，直到次早方醒。於氏問在哪裡吃的大醉方歸？仲舉便把年七請出作祭文結拜朋友，許下照應功名，又送了兩個元寶，一一說明，把元寶掏將出來。

月英一見沉吟不語，暗想恐非好音，才要講話，忽聽外面敲門，來興回道：「嚴府的年七爺來拜。」仲舉連忙出迎，二人攜手來至書房敘坐飲茶，年七道：「兄長昨在舍下受勞，小弟特來拜謝，還要拜見尊嫂，有一分薄禮望乞笑納。」仲舉昏天黑地的言道：「昨日已領厚賜，怎好又受此禮。」口內說著將禮帖接過，見上面寫著：珠花四對、金釵二股，紅綾二匹，牙梳全副。看罷遞與來興說：「你拿去與奶奶看，這是太師府年七爺送來的禮物，還要進去拜見的呢。」來興聽說，去不多時出來，向年七言道：「主母說與七爺非親非戚，無故送禮求見理上不合。這還是原帖奉回，禮物是不受的。」年七聞言羞了個滿面通紅。仲舉在旁連忙言道：「賢弟不必吃惱，這是小子傳話不明，多有得罪，待愚兄進去說個明白，自然請你相見。」

言罷到了裡邊向月英說道：「方才這禮帖是嚴閣老的大管家年七的，昨日卑人已與他結拜，他與娘子有叔嫂之稱，他既備禮求見，娘子何妨見他。」月英說：「官人，我想年七與咱非親非故，無故的送禮求見，未必就是好意，出妻獻子，可有什麼好處。依奴看來還是不見為是。」仲舉見月英說的有理，只得拿著帖子走將出來，見了年七說：「賢弟，今日賤內非不相見，只因偶得小恙，未曾梳洗，改日再相見吧。」年七說：「這話太外氣了，常言道老嫂比母，小叔如兒，既是嫂嫂貴體不安，小弟理當問候。」說著說著往裡就走，仲舉無奈，只得隨後跟著到了繡房門口。

佳人一見開言大罵說：「好一個無知的野人，擅闖良人之戶該當何罪，若不快著出去，可要落沒趣了。」年七見風不順，回頭就走。仲舉隨後跟出，到了書房之內，仲舉上前賠禮說：「賢弟莫要生氣，賤內生來愚蠢不會說話，還要賢弟見諒。」年七勉強陪笑說：「嫂嫂教訓乃是正理，小弟何敢見怪。」言罷告辭，仲舉將他送出門去，回到自己房中見了於氏，含怨不語，月英說：「官人，你好沒主意，我看年七分明是廟中見的那個狂徒，他今日送禮求見，定非好意，官人何竟粗忽如是也。」仲舉聽了這話猛然醒悟，自知理短，閉口無言，這且不表。

再說年七回到家中書房之內，獨自坐著，想起這番沒趣，令人好惱，一想於氏那一種風流實在可愛。正在出神之際，忽有小使言道：「今有李虎求見七爺。」年七聞言心中甚喜說：「叫他進來。」不多時，李虎來到書房與年七請安，年七說：「久不相見，你這一向可發財麼？」李虎說：「小人有何財發，只因當著個差使，諸日窮忙。今日是個空子，特來看七爺。」